

人物传记

《罗伯斯小传》

第十三章 隐藏的日子

一九二七年夏天，罗伯斯的父亲亨利罗伯斯（Henry Roberts）病重，住入兰利村医院（Llanelli Cottage Hospital）。罗伯斯尽了孝道，多次到医院，探视在垂危中的老迈父亲。他的亲友很有爱心地欢迎罗伯斯，对他说，回来吧！一切都成为过去，已往的一切都得着宽恕！

一九二八年十月，罗伯斯的老父终于不治身亡；罗伯斯在治丧期间，逗留故乡罗合数星期。赶来奔丧的还有往日的同工伊文思（Sidney Evans）——因娶了罗伯斯之妹玛丽（Mary）为妻，已成为罗伯斯的妹夫；此外，他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牧师，也从罗达（Rhondda）的住处赶来。

罗伯斯办完丧事后，摩利亚教堂（Moriah Chapel）抓紧机会，邀请他参加教堂的一百周年纪念聚会。消息一经传出，在聚会前两小时，教堂已坐满了人。罗伯斯用威尔斯语，深入浅出地讲了一篇信息。年青的第二代，早就从父母的口中，听到罗伯斯的大名，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大复兴家如今再度回到威尔斯——复兴的摇篮地，而其年龄才五十岁——旺盛之年。

二十三年前，曾追随罗伯斯周游威尔斯各地传福音的五个女歌唱家，只有玛丽戴维丝（Mary Davies）云英未嫁，步入中年。在这二十三年来，她不断服事那些在大复兴中灵性得着苏醒的人，扶持他们，探望他们。到了一九二八年底，神呼召她再次为教会的复兴祷告。她邀请了一些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到她寓所，恳切为教会的光景祷告。这个祷告的细胞小组，包括了华达斯（Tom Walters），马丁钟斯（Martin Jones），和约翰詹金斯（John Jenkins）。第一次的祷告聚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。

神实在祝福了这次的祷告聚会，人数随着加倍增加，不久又再度加倍增加。祝福是这么明显，玛丽戴维丝写信给罗伯斯，要他到祷告之处哥洗农（Gorseinon）来支援他们。罗伯斯来到之后，复兴的火再度燃烧起来，许多人的灵性得着复兴。罗伯斯再次提醒大家，圣灵是灵性生活的唯一来源。他说，我不过是神的器皿，他引述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。”

根据马丁钟斯所作的见证，罗伯斯那时有多方面的恩赐——医病、赶鬼、先知的预言等。那时多马威廉斯（Rev. Thomas Williams）身患重病，罗伯斯为他按手祷告，结果病得着医治；多马威廉斯以壮健的身体继续再讲道十二年。

一九三〇年，正当罗伯斯的声名传遍威尔斯之际，神再度把他隐藏起来。他匿居在加地夫的郊区，与世隔绝，被众人所遗忘。这一次的销声匿迹，不是因着精神崩溃，而是因着神始终定规祂的儿子应得一切的荣耀。

根据吉巴德（Alun Gibbard）供述，神不断兴起人来。这一年，罗伯斯偶而在兰利（Llanelli）的卡萨林（Caersalem）的一次大型聚会中讲道；在不远的附近地方，就有钟马田（Martyn Lloyd Jones）——另一位威尔斯复兴家——在讲道。

在隐藏的日子里，罗伯斯仍忠心于祷告的职事。他说，我的职事仍是以祷告为主；二十五年来，我一直

不停息地在祷告。当我讲道时，我所接触到的只是一小撮人；但是当我尽代祷的职事时，我是触及全世界。这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。

罗伯斯六十岁的时候——一九三六年间，爱尔兰的作家欧尔（J. Edwin Orr）曾到加地夫访问过罗伯斯，并在欧尔所著的《教会必须悔改》（The Church Must Repent）记述晤面的情况：

“我们以长时间讨论到教会的复兴、祷告的影响力、异象的重要性的和大复兴的远景。罗伯斯一仍旧贯，谈到顺服、完全的折服、人们必须听从神的话语。罗伯斯又说：我见过许多有信心的人，因为没有看到异象，所以未能完全信靠神；而我又看见许多人有异象，但缺少信心去落实所看到的异象。罗伯斯答允，他将尽祷告的职事。”

欧尔所描述的这位令人尊敬的罗伯斯，在六十岁时，仍然不断地关怀各地教会的属灵光景。

罗伯斯长期地过着隐藏的生活，甚至加地夫浸信会神学院（Cardiff Baptist College）的学生虽然风闻威尔斯曾产生过一位大复兴家罗伯斯；却不知道这位历史人物当时仍然在世，并且近在咫尺。

一九四六年，当他七十岁白发苍苍的时候，他从威尔斯来到伦敦心脏地带卡勿莱花园（Cartwright Gardens）的一所公寓，拜会他多年的知心朋友森詹金斯（Sam Jenkins）；森詹金斯是伦敦查林十字街口威尔斯教堂（Charing Cross Welsh Chapel）唱诗班的领队。在罗伯斯垂暮之年，每当他遇到人时，就问道：你今晚可否遇见主？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，他并没有忘怀四十年前的威尔斯大复兴。有时一阵微风，都能唤起他对大复兴的回忆。

三年后，一九四九年五月，罗伯斯病倒不起。一九五〇年九月，甚至他的日记本上再没有任何记录，只写下一个字：‘病’。罗伯斯度过那严寒的冬天；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安葬，终年七十三岁。